

## 黑白相融，虚实相生

——《影》

风雨烟云，水墨沙场。在张艺谋的影中，描绘了一场阴阳相生的盛宴，表面上和谐，内则暗潮涌动，真真假假，虚实相生。如那太极阴阳相合，朝堂之上的权谋，战场之上的互探，交往之中的虚实。往往认为的非黑即白，拥有即得到，最后发现它们是不分彼此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既是亦正亦邪，又像是处于黑白相融的灰色地带，无限轮回，无限反转。

影片无处不体现着阴阳相生，虚实相合。阴柔与阳刚，文臣与武将，权倾朝野与籍籍无名都使整个影片充满禅意。在线索方面，影片以阴阳调和，相克相生为隐形线索，表面上以沛良和子虞朝堂上的明争暗斗，以及子虞和境州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，为两条明线。在这些线索的发展之下，结合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，使影片主旨得以表现的深刻，而故事又不缺乏趣味与调动观众的参与性。

影在人物刻画方面，能感到其真实性，信服力很强。沛良，沛国的国君，表面上他疯傻癫狂，荒废国事，沉迷声色，喜挥毫洒墨，似诗仙般放浪不羁，绵里藏针为政权，实则精于算计，胸有成竹。在他眼中，只有权利才是唯一。影片中，对他的刻画通过朝堂之上试探靖州的身份表面上装糊涂，心中却已有自己的计划。将妹妹青萍送与杨平做妾，看出他的冷酷无情，步步为营，精心设计，不惜将自己的妹妹也计划其中。他心中，有的只是权。展现了一个居于高位，不断维护权利的君主形象。在大千世界中，他是整个天下的布局者，以为没了子虞自己便可稳坐江山，得到自己想要的，用尽全力维护的权力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以为为“得”，终为“失”。

子虞，他是沛国重臣，掌握军权，权利几乎凌驾于君主之上。他是表面上英勇无畏，骁勇善战的将军，而实际上如今已成了瘦骨嶙峋的老人。在明争暗斗的朝堂之上，他权利熏心，精心培养出了影子境州。他于暗室里，布局天下，精心走好每一步棋。境州无疑是他最重要的一枚棋子，战杨苍，周旋于朝堂大臣之间，以稳固自身朝中势力。他的老谋深算，阴狠毒辣，都源于对权利的不断拥有，对王位的无限渴望。他是下棋者，每一步计划的都精准无误，猜测人心，未曾想最终成了无名替身，曾经确信的以为终要拥有的权力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。他终究没能逃过物极必反，虚实相生。似有命运作弄，又似天道轮回，万物相克相生，

得即是失，失即是得。他拥有境州为己征战，为己与朝堂之上周旋，而失则也是因境州而起，失小艾，失名誉，最终也代替境州永远消失于世。

境州，一个从小被培养的“影子”，一个效忠于主人的替身，影片中，他武功高强，充满阳刚之气，在那暗无天日的密室里，他是无条件训练武功的木偶，影子。只能服从，隐忍，承受常人不能忍之苦；而出了那里，他是代替子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都督，统领万军，征战沙场。或许在一开始他是真心效忠于子虞的，奈何子虞与沛良之间的君臣之争，他作为替身也不可避免。他是那个替子虞阻挡危险，无条件保护主人的替身。这是他的责任，而当他在长期作为盾牌被用来挡箭，思想被禁锢太久，又有了对小艾的爱慕时，他便不再这么纯粹了。影片也让人性的复杂性从中表现出来。被迫参与到权力斗争，对子虞的感恩同时也有压抑的怨恨。他在黑暗中独身一人，渴望温暖，恰巧小艾给了他温暖，让他有了向往。在个人自身自由与责任之中，他寻求着出口，在权利与欲求相连合的情况之下，境州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，因而走向了灰色地带。在沛良与子虞的权力争夺战中，都曾想杀了境州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，他只能自保。谁真谁假，亦有谁知？在算计，阴谋中，他谋求生，在鹬蚌相争之时，恰巧顺势做成了渔翁。曾经无欲无求，孑然一身，不曾拥有自己的姓名，替别人而活，世界对他来说似是“虚无”，而终究在这大好河山中，成就了自身，拥有了一切。

影片中，一切就像是阴阳兼容，黑白相依。亦真亦假，亦假亦真。因而在这些人物的刻画中，情节变得更加丰满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人物与情节相连，人物之间的矛盾让情节达到高潮，不仅仅是人物真实，同时也升华了主题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性格特点，当这些碰撞上自身的物欲时，人性中的复杂便展现出来。大千世界，自然有自然规律，虚实相生，当你得到一些“实”，最终却可能是“虚”，下棋者以为掌控全局，却终为棋子所替代。万事难测，聪明人谋局布阵，精心设计，以为能指点江山，操纵万物，到头来一场空。而与自然相生相融，顺应时势，调和自身与万物，似乎是阴阳之道，得与失，真与假，亦无界限，如人性般并非非黑即白，而是灰色，是中和。